

亂彈

調

電視

只好談



請猜猜，有什麼是

“VULGAR, BASE, SENSUALLY VOLUPTUOUS, MORALLY CORRUPT, SPIRITUALLY DEPRAVING, EMOTIONALLY ANAESTHETIZING, SOCIALLY TRANQUILLIZING, INTELLECTUALLY NAUSEATING”

告訴你：是電視。

在社交場合裏，若你嫌談股票地產太市儈，談女人太猥褻，談「九」「馬」太底級，談結構主義太文化，談足球太沉悶，那只好談電視。（編者：此九是天九的九）

形式

電視這個媒介的特點是：形式比內容更重要，PRESENTATION 是一個節目成功或失敗的決定因素。你不能冀求電視傳達什麼新的訊息，你只能期待電視把舊的訊息包裝得好看一點。在這方面，電視與傳統的民間戲劇是共通的。在莎士比亞之前，羅蜜歐與朱麗葉的悲劇已上演過千萬次，去看這個戲的觀眾對角色與故事早已了然於胸。同樣，去看帝女花的觀眾誰不知道長平公主的

下場，他們去看，主要是想看任劍輝或龍劍笙如何重現周世顯的風華。

所以，扭開電視，你不能要求看到什麼新的啓發，有的，也只是很意外的欣喜。我們只能滿足於，甘國亮是否仍那末可憎，或吳小雲究竟進步了多少。

STEREOTYPE

幾千年來，無產階級對戲劇依然那麼愛好，他們不介意於沒有新故事；甚至到今天，要是任劍輝仍肯去做「六月雪」或「牡丹亭」，相信還是那麼哄動。形式比內容重要，技巧比訊息有趣，又是一例。

電視上最能表現出這個道理的，莫過於肥皂劇。分別只在于，在外國，肥皂劇只霸佔著午間，也因此，可以年復一年的做下去；在香港，肥皂劇是戲寶，也唯有肥皂劇能培養出觀眾的收視習慣，令觀眾「忠於」某一個台。麗的幾年來的摸索終於發現這個真理：而麗的的復甦也始自鱷魚淚的勝利。沒有任何其他節目形式，不論趣劇，綜合表演，單元劇，可以與肥皂劇相抵。

為什麼？

你問我，我問邊個？

肥皂劇有什麼好處呢？它接近現實，但並不高於現實，也不批判現實。英雄形象？這幾年來數個肥皂劇，只創造過「洛琳」一個角色使女性興奮了那麼一陣子，勉強有點鼓勵她們走出廚房的意識。之外，有那些角色不是 STEREOTYPE 呢？

故事，不外乎「三十六劇情」。〔註〕恩恩怨怨，愛愛恨恨，就看是如何糾纏在一

起罷了。事件嗎，不外乎生老病死成敗得失，是那麼的熟識。

再問一句：好在那裏？

接近現實

作為觀眾，我們自然希望肥皂劇能再好一點。方法很簡單：再接近現實一點。走純情節堆砌是死胡同。「鱷魚淚」之令人興奮，並不在於麥當雄建立了一個新的結構或形式，而在於那接近現實的風格，肯利用香港許多新聞事件作副綫的穿插來襯托整個人物的形象。遠一點看，CBS 的 THE YOUNG & THE RESTLESS 的成功，亦在於率先打破情節堆砌的路綫，1975 年這劇一大段精神病院的戲，就轟動一時，為此而奪得「艾美獎」。這段戲比「飛越瘋人院」早了兩年。

尤其是無綫的翡翠劇場，我們期待更殷。因為 7-8 這段時間根本毫無對手，而收視率已直指三百萬大關。在立于不敗之地的情況下，無綫應可從容地考慮能否提高質素的問題。所謂質素，不外乎如何建立更接近現實的風格，如何捕捉這社會的集體潛意識，創造新的能振奮人心的英雄形像，如此而已。聽說「奮鬥」之後的新戲是由吳統籌，我們當拭目以待。

迎合女人

當然，我們明白到肥皂劇的種種限制。劇的主要觀眾是家庭主婦，我們必須要迎合女人的心理；不能把主角的身份拉到低下階層去，不能太多爛衫戲，否則「畫面唔好睇」。男人必須是歹角，給女人帶來無窮盡的煩惱，讓被壓迫的婦女在茶餘飯後可以藉咒罵來發洩她們對這 SEXIST 社會的痛恨；結構不能太緊湊，故事性不能太強，否則看少了一兩天就追不上劇情，觀眾會「冇癮」。最好是大團圓結局，反正生命已經有那麼多痛苦，何必再在駱駝背上加多一根木悍呢？

但這些都不重要。我們都可以接受這些限制，我們早已習慣了，就等如我們已習慣了「六月雪」和「帝女花」一樣。我們仍會忠誠的等待，到時候扭開電視，看看能否又誕生一個新的汪明荃。

神話

神話故事可以用「AND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」作結束，現實中，我們還要與白馬王子這個臭男人活下去。肥皂劇能告訴我們這一點，就足夠了。

〔註〕學編劇的，都知道可把所有劇情抽象化成為 36 種。如果讀者有興趣知道是那 36 種，請來信。